



下 册

摇滚青年·····	王 波(1)
短 夜·····	岛崎藤村(3)
平平淡淡也潇洒·····	赵 冬(7)
母亲讨债 ·····	杨国华(10)
远离享受 ·····	丁惠忠(12)
弟弟你是我的骄傲 ·····	徐 风(15)
家有老妈是福 ·····	程瑞云(18)
品读母与子 ·····	石 雨(21)
生日快乐 ·····	林 子(24)
知足常乐 ·····	夏 丽(26)
心灵在吟唱 ·····	邵惠君(29)
听那天使之音 ·····	吴 萌(31)
难忘的父爱 ·····	佚 名(33)
我的小脚祖母 ·····	孙怀芳(39)





我父润山	阿 紫(42)
回忆祖父	邱红天(45)
最后的石榴	常晚霞(48)
让我懂事的一次经历	长 阳(51)
吹着口哨回家	乔 叶(55)
醉一醉多好	委 子(60)
花落无声	彭丽瑛(66)
丢失故乡的人	白 莹(70)
在邮局里	陶德·R·吉斯(74)
水泥地上的野花	林青云(79)
丢失的戒指	F·梅沃尔(82)
小桥上的黄昏	江一涯(86)
关东女人	雨 桦(89)
珠 之 灭	陈幸慈(93)
买 柚 记	马 丽(97)
茶热茶凉	魏 丹(99)





神奇的蝴蝶·····	蒂姆·乔丹(105)
“缝纫鸟”的联想·····	韩久有(109)
寂寞情人·····	赵健忠(112)
露天电影·····	姚伊(116)
荒原的叹息·····	向晨(118)

下 册

站长老王·····	陈川(123)
雨 夜·····	于沛月(134)
半拉子·····	刘国强(136)
一位奇石老人·····	彭惊宇(141)
秋 板 柴·····	刘国强(145)
你好,哥们!·····	一 钟(150)
人 与 人·····	黄 育(152)
两只红鞋·····	佚 名(154)
耐心等待·····	亨利希·施颇尔(156)
理想破灭·····	卡沙耶夫(158)





一品大百姓·····	花家鏞	沈炳第(161)
女兵们的红雨伞·····	曹俊	(163)
小贩的儿子·····	张艳芳	(169)
藤野闰土孔乙己·····	张妩怡	(171)
你为什么不选择道歉·····	浩灵	(177)
酒仙·····	朴尚春	(182)
创药材·····	雷学胜	(188)
多疑症·····	埃德·华莱斯	(191)
编辑来信·····	赵晶	(194)
窗外,又飘雨了·····	郑春芳	(197)
秋来常忆忘年情·····	刘涵华	(201)
等了40年的爱情没有开花·····	陈丹燕	(206)
别样天使·····	宁子	(212)
一分钱·····	武琼珍	(216)
正经人·····	钟雳	(219)
那个小乞丐·····	思思	(221)





隐 私	顾春军(225)
水寒的爱情	张爱予(227)
一只狗的自语	先 心(230)
走出青春的女人	王文凤(232)
常 常	程 远(235)
红豆情结	方 艳(237)
将爱情追求到底	王 兴(239)
参籽红了的时候	孙桂芳(243)
猫致鼠的一封信	鲁红宇(248)
爱情不能承受之重	廖平明(251)
爱的痕迹	凤 习(253)





站长老王

◎
陈
川

老王上任西甸乡文化站站长实属意外。

老王退休回到家时是五月，西甸乡主管文教卫生的张副乡长找到老王说：“文化站正缺个站长，你回来了正好派上用场，行吗？”

老王说：“五十多岁的人了，当啥站长，张乡长别开玩笑。”

“动真格的，不开玩笑。”张副乡长说。

“文化站没文化不行，”老王说：“当了站长，你们乡领导要支持我。”

“当然，没说的，乡政府是你老的坚强后盾，遇到困难只管来找我。”张副乡长坚定地说。

老王听了，感到暖暖的。

老王的老伴很是埋怨老王说：“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商量，分居了二三十年，巴望着能和你亲热几年，又要到文化站瞎忙乎，如果闲不住，咋不像春乔，人家病退了搞个体，红红火火的，发财罗。”老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行了，你别提春乔。”老王生气地说，“啥病

平
平
淡
淡
也
潇
洒

123



退？扯白。还是国家干部呢，四十岁就吃闲饭，身强体壮，正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空拿国家工资，也不害臊？”

老王穿了件衣服，丢下老伴，往文化站走去。

张副乡长向文化站的人介绍老王说：“从今天起，老王就是站长了。”

校
园
文
学
丛
书

老王对工作人员说：“大家各忙各的，我也没啥说的。把这文化站建成西甸乡的文化中心，我很乐意。”

文化站里冷冷清清，玩麻将的人三三两两的，麻将桌又破又烂。图书室里没个人影，书架上满是灰尘，管理图书的老何正在一个大蜘蛛网下打盹儿。文化站的保安赵二忙着玩麻将。老王转身跨进厕所想撒尿，一脚踏在一堆黄尿上。一看，里面摆满了屎堆，地上爬满蛆虫。

老王想：“该认真整治整治了。不管好文化站，咋对得起乡亲父老？”

老王跑到乡上，找到张副乡长说：“文化站买扫帚的钱都没有，还得添置点桌椅，文化用具。”

张副乡长看看老王，为难地说：“西甸乡穷哇，眼下没这闲钱，只能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以后有钱一定拨？”老王瞪眼望着张副乡长。

“一定拨，一定拨。”张副乡长说。

老王往文化站走，一路上直琢磨，以后该怎样自力更生。老王突然想到文化站的录像室。

老王对文化站的工作人员说：“咱们把这录像室好好搞活，开放，以



文养文，难说每月会有两三千的收入哩！有了钱，干工作就不累。”

老王说干就干，他找来师傅，把录像室的老机器给修理好了，又把录像室打扫干净，装修了一番。然后，老王亲自设计，张贴海报，跟他在矿山上搞钻探时一个劲儿，整个文化站搞得热热火火的。

录像室开张了，老王对工作人员说：“不放黄色录像，不许毒害咱西甸乡的青年娃子。”

老王隔三天骑辆破单车跑县城一趟，专拣科教录像片来放。对那些青年娃子和中学生他就挑选些世界名著录像片，诸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悲惨世界》……

老王干工作很卖力，把海报张贴到各村各寨，张贴到各中小学校，录像室票价低，每票三毛。老王在广告上写明，学生团体包场，只收半价。

西甸乡经济基础薄，早想致富哩！农民们看了海报，都跑到文化站来看科教录像。回到家就按录像上讲的养肥了猪，种好了庄稼，跟老王成了朋友。中学生看了名著录像片，心里头直痒痒。

老王成了个大忙人。

农民到乡上来找老王说：“你放的片子实在，不走邪门，咱们爱看。”

“爱看好哇。”老王说：“西甸乡农民富了，说明经济上去了，再把文化搞上去，符合中央说的两手抓。”

有几个中小学校长找到老王说：“你放的片子配合了学校的德育教育，走了条正道，我们准许学生课余时间来看。”

录像室开张一个多月，老王叫张会计算算账。张会计把算盘珠子

平
平
淡
淡
也
潇
洒

125





拨得直响，笑眯眯地对老王说：“盈利两千多元。”

“把这些钱都使在刀刃上，”老王说：“搞点基础设施建设，把文化站建成西甸乡的文化中心。”

文化站一天一个样，老王心里一天比一天高兴。他把桌椅全都换成新的，挺气派。到文化站娱乐的人越来越多，张副乡长也领着他的胖老婆到文化站来跳迪斯科，见到老王说：“你干得蛮不错，腰包胀了，发了，电影院嫉妒你呢。”

老王笑笑说：“是乡领导支持工作。”他停了停，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我来文化站两个月了，咋不见老杨？”老王问。

“老杨闹情绪，上省城散散气。”张副乡长说得挺随便。

“散气？”老王直纳闷。他知道老杨是老牌大学生，人很有学识，前些年受了些冤枉气。老王一直很佩服他。

张会计对老王说：“老杨早想当站长，因为得罪了张副乡长，没当成。”

“老杨回来了我就让他当站长，”老王说：“我给他当助手。”

录像室一热闹，西甸乡电影院果然受到冷落。许多个电影观众都跑到录像室来。人们见到老王每晚在门口乐呵呵地售票。

电影院的李干事买了包东西来拜访老王：“我看得出，你老有能耐，我们很敬慕，早想来看望你哩！”

老王说：“来玩就行了，你买东西干啥？我又不是孩子。”

李干事说：“有件事还得跟你老商量一下。”

“你讲!”老王很干脆。

“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天天忙乎,乡上每月只给你 40 元钱,吃亏了。你不如悄悄把录像室併咱电影院。”李干事看看老王,老王不吭声。“我们不会亏待你,百分之五的收入归你,你看行不行?”李干事说完就盯着老王。

老王显得有点沉不住气:“你是来收买我? 李干事,你找错人了,你给我滚。”老王说着把那包东西扔出门外。

李干事说:“咋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

老王不说话,李干事自个走了。

老王做事挺认真,闲不住。他依旧每日早早起床,到文化站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天,老王正冲洗厕所,看见张副乡长向他走来,铁青着脸色,对老王说:“你通知文化站的所有人员,上午十点开会,宣布个决定。”张副乡长说着跑到厕所里撒尿。

“干得好好的,还宣布啥决定?”老王想。

十点钟,文化站的人全都到齐了。张副乡长清清嗓子说:“今天宣布个决定,从今日起,录像室併给西甸乡电影院,由李干事主管经营……”

老王只感到脑袋“嗡”的一声,再往下的话,什么也没听清。

整整一天,老王没精打采的,干什么都没劲。下班回家时,半路上见到老杨。

老杨说:“等你老半天了,我有很多心里话要给你讲讲!”

“你回来了好。”老王灰心地说,“这站长我没法当了,你来把这担子

平
平
淡
淡
也
潇
洒

127





挑起来。”

“西甸乡人民对你评价很高，我都听他们讲了，”老杨说：“我不愧当初嫉妒你，文化站不能没有你，我回来给你当助手。”说着，老杨拉着老王到豆腐摊上喝酒。

转眼到了十月，秋高气爽，西甸乡农民开始打谷晒场，老王赶到文化站，见老何慌慌张张跑来说：“新书被人偷了，保安赵二不管，你总得管，别老让赵二帮春乔干私话。”老何有些火。

“偷书的是什么人？”老王问。

“是大村的捣蛋儿。偷了十多次了，小贼跑得飞快，我腿脚不灵，追不上他。”老何气哼哼的。

春乔是老王的妹婿，三十五岁从单位病退回来，在文化站对门开了个铺子，摆了个冻柜。他常到文化站来找赵二，吃饭喝酒。春乔到文化站打开水，借麻将赵二不收他的钱，不仅如此，赵二上班时还常去帮春乔看东西，或者抬冻柜。老何对此很有意见。

老王觉得该找赵二好好谈谈了。他对赵二说：“以后上班，不许到春乔铺子那边去，好好坚守你的岗位。”赵二很是恼火。

第二天，春乔来打开水，他从口袋里摸一张大钱，扔给老王，冷冰冰地说：“这是你的水钱，麻烦你收好。”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王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走进办公室刚冲了杯茶，一个粗黑粗黑的人走了进来。来人留个“寸头”，老王不认识他。

“王站长。”“寸头”的口气很不一般，“我给你通个气，文化站的空场

我租用三天。”

老王望望他：“做啥用？”

“打谷晒场，割了谷没地方晒。”“寸头”有些不屑一顾。

“我恐怕不能答应你。”老王说：“文化站是公共娱乐场所，借给了你，西甸乡人民到哪儿活动？你还是到其他地方问问吧。”

“寸头”有些愠怒：“你借不借，老东西？”

老王睁圆了眼睛：“不借。”

“你知道我是谁？”

“我不管你是谁，这有规定，就是县太爷也不借！”老王说。

“不借我让你后悔到死，老东西。”“寸头”说完走了。

老王想不通，西甸乡咋出了这么多“怪人”？老王离家时民风淳朴，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就变了样。

老杨进来，老王正在沉思。老杨说：“刚出去的这个人，尽量少招惹，他是西甸乡的一霸，前些年从监狱出来，却不思悔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派出所拿他没法，只好采用反治法，给他个不大不小的官职——联防队队长，专管西甸乡打架纠缠之事。这世道变了，进过蛤蟆炉的废人也当个官。”老杨说完长长地吁了口气。

老王说：“我偏不让他晒谷，看他能咋样。”

他们又闲扯了一会之后，老王说：“大村的那几个小家伙到图书室偷书，茶室还有人赌博，赵二非但不管，还参与进去，真叫人头痛。你想个招儿，整治整治。”

老杨想了想说：“文化站越景气，娱乐的人越多，苍蝇蚊子就会跟着

平
平
淡
淡
也
潇
洒

129



校

园

文

学

丛

书

130



一块来,有些难管理。要开个会,叫那几个偷书的娃子,还有他们的家长一块来,当面认个错就算了。还有,应该向张副乡长反映反映。”

两个正说着,听到老何在外面鬼喊辣叫:“呀,不得了啦,打架了,王站长你快出来管一管……”

两人跑到麻将室,见赵二躺在地上打滚,地上流了许多血,黑糊糊的一片。赵二鼻子踢了梁,歪在一边,眼睛青肿。

老王大声说:“无法无天啦,你们竟敢打我们的保安?”

同赵二打架的几个赌棍站在一旁,漫不经心的。其中一个长头发说:“谁让他赌输了赖账?”边说边大摇大摆地往外走。

“你给我站住!”老王大声吼道,“说清楚再走。”老王又对老何说:“还不快去叫联防队?”老何立即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那几个赌棍并不惊慌,向老王扬了扬拳头:“老头子,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多活两年享享清福,当个狗屁的站长!”几个赌棍走了出去。

老何回来说:“联防队说他们不管这闲事,文化站出现了赌博,是站长的责任。”

老王气得发抖,等他把赵二送到医院包扎好伤口,回到家时,天已黑尽。老伴一见到他就嚷起来:“你瞧瞧死老头子,你在文化站得罪什么人了?屋顶都被砸了三个窟窿。”老王心里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明天我找人来修补修补算了。”老伴直扯着他,没完没了:“春乔没招惹你,你干嘛欺负他,他要跟咱们断绝关系啦!你真是老昏头了。”

老王没好气地说:“谁稀罕谁,断绝了好。”说完进了里屋,可怎么也睡不好,他听见老伴还在唠叨。

赵二缠着绷带出院时，正是开会时间。偷书的那几个娃子叫着他们的家长来了。张副乡长对老王说：“你先说说情况。”

老王说：“近来，文化站秩序有些混乱，今天把各位请来，目的是要大家帮我们一起把文化站工作搞好。”老王望望老何接着说：“我们的图书管理员老何反映，这几个娃子常到图书室偷书……”

老王还想往下说，却被老何那慢悠悠的声音打断了：“偷嘛没偷，是拿书，是拿书。”

几个家长一下哗然起来：“你们说什么事儿，叫到这儿来，说我们的娃子是贼子，我说怎么横瞅竖瞧也不像呢！”

“老王，你倒讲清楚，有什么证据？”

“孩子还要做人，说成了贼，以后咋见人……”

几个家长不依不饶，边嚷边领着那几个娃儿走了。

张副乡长非常气愤地说：“以后别让我参加这种受气会，关好你的门，管好你的人，做好你的事，别让联防队的抓了把柄。”

老王很不服气地往家里走，他不相信这文化站站长比矿上的工会主席还难当。

第二天一大早，张副乡长敲开了老王的门：“准备一下，马上到县上开表彰会。”老王扯了件衣服，跟张副乡长坐着小车进了县城。坐到会场里，老王才知道是先进文化站的表彰会。副县长在台上讲话时，说西甸乡领导重视文化站工作，张副乡长抓出了成效，管出了经验。老王偏着耳朵听了半天，压根儿没听到提及他的一姓半名，更没提到文化站的工作同志。不一会，老王听到副县长说奖励西甸乡文化站两千元资金，

平平淡淡也潇洒

131





铜匾一块。老王还没回过神来,就见张副乡长快步登上领奖台。副县长同他握握手,把那个红包递给了他。张副乡长喜气洋洋地走下奖台。

老王跟张副乡长返回西甸乡时,气也懒得吭。张副乡长望望他说:“老王,你到文化站这么短的时间,就为咱们西甸乡争了口气,你只管放心,乡领导不会亏待你。”

下车时,张副乡长把那块铜匾递给老王说:“找个显眼的地方,把它高高挂起来。”

第二天,西甸乡文化站一早便来了客人,是地区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还说西甸乡文化站的工作体现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

老王这回可露了脸。

记者除了拍他们的各种活动,还单独采访了老王,让他说说想法或者体会。

老王噙动着嘴,半晌没有开口,他觉得在摄像机前自己像个傻子。

这时,张副乡长赶来了,他身边还跟着西甸乡的一把手——乡党委书记老莫。

见到老王的尴尬样,老莫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老王,别紧张,怎么想,怎么做,怎么做,就怎么说。”

老王咽了口吐沫,揩了下额头上的汗珠,终于开口了:“我们,就为图让农民闲遐时有个乐趣……还想让他们有机会学点正经东西……”

记者连连点头。

头一开,老王不太紧张了,往下,还把张副乡长看得起他,让他一回乡就干文化站站长的事也说了。

张副乡长对此略为怔了一下，但接着，便把昨日会上县里奖给的 2 千元掏了出来，递到老王手上：“这 2000 元，你们看着花吧，只要是搞精神文明，乡里同意你们自由支配。”

老王接过钱，眼睛有些湿润，稍后方道：“这钱，我们准备扎条龙，买套锣鼓家什，往后，逢年过节，要让咱西甸乡的龙灯锣鼓，响彻四乡遍野……”

老莫拉住他的手：“好哇，到时，要舞出威风、舞出气派，舞出四甸乡的名气！”

那晚，老王做了个梦：一条巨大无比的龙从文化站腾空而起，四下翻腾，活蹦乱跳，四乡的人都聚拢来看，陡然，那龙通体放出红光，把整个四甸乡的山山水水都照得通明透亮……

第二天，他一早就上省城去买他要买的东西了。

不久，西甸乡就有了一支谁都知晓的龙灯队……

这样一来，到文化站的人就更多了。

老王也更忙了。

平
平
淡
淡
也
潇
洒

133



陡然，那龙通体放出红光，把整个四甸乡的
山山水水都照得通明透亮……



雨 夜

◎

于沛月

在一个雨天的傍晚,我撑着伞去医院给生病的母亲送饭,看天色已晚,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妈妈。

出了医院大门,头上又落下了零星小雨,让人觉得格外黑。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家走去。长了十七岁,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单独走出过太晚的夜路。平日里,妈妈告诉我说,女孩晚上少出门,如遇上不三不四的坏人,后悔莫及。对于母亲的忠告,我已铭刻在心。

走着走着,雨愈下愈大,风愈刮愈紧,我衣着单薄哆嗦起来,前顾后盼,无一人影,真有些害怕。前方出现了岔路,一个拿手电的人在我前边走,大约离我五、六步远,有光亮了,真不错。

我想紧追几步借光亮,可又一想,那人不知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开始踟蹰不前了,站在这里不动总不是个事呀,壮着胆子走吧。前边那人仿佛听